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九

東漢八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九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東漢八

仇覽

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桓帝時爲主簿遊太學卒業屢請不出後以方正徵會遇疾卒

蒲亭一路口碑鐫羣化酯風枳棘邊民有雞豚消雀鼠君眞鸞鳳勝鷹鸇諸生漫詡交名士百里何容屈大賢齋刺客從牀下拜聞聲相賞豈徒然

枳棘

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其母告以不孝覽因為元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諸生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設修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范丹

字史雲外黃人桓帝時爲萊蕪長後辟太尉府欲以爲侍御史逃去卒年七十四時人謚爲貞節先生丹或作冉

甑釜塵魚范史雲一歌天下盡名聞鹿車妻載賢堪耦
馬帳師來學不羣賣卜畸人消禁錮拂衣豪友詫離分
遺言愧未匡時世豈願交游競表墳

一歌 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鹿車 丹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常挽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

馬帳 初游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豪友 始丹與王奐親善奐爲考城令屢請不至及遷漢陽太守將行丹與弟協設壇待之見奐車徒絡繹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

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丹曰子前在考城思欲
相從乃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有慕貴之譏矣
便起告違拂衣而去渙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遺
言中平二年卒於家臨終遺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
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
自同於俗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大將軍何
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表墳進移書陳
留太守累行論謚僉
曰宜爲貞節先生

戴就　字景成會稽上虞人初爲倉曹掾雪太守成公浮之枉桓帝時太守劉寵舉孝廉官光祿主事病卒

九死貞忱兩鬢霜奈何考掠枉忠良覆船薰視猶張眼
鍥斧燒鋘不攺腸墮地肉焦能食掇訴天鬼厲肯形藏

奇寃終使成公釋壯節千秋孰可方

考掠

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客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搒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

訴天

主者又以大鐵刺就指爪爪悉墮落安呼問之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考死之日當自之於天與羣鬼殺汝亭中

壯節

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劉矩

字叔方沛國蕭人桓帝時爲雍邱令舉賢良方正四遷尚書令晉太尉免歸靈帝時

復爲太尉以日食乞骸骨卒於家

何須雀角苦求伸
禮讓雍邱化縣民
默諫頻綱聯相席
明揚宿德辟儒紳
三公不愧編循吏
羣小終知敬大臣
太尉乞骸恬退意
耘耔植杖樂天眞

禮讓

舉孝廉稍遷雍邱令以禮讓化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默諫

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相席

始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

循吏

矩入循吏傳

羣小

嘗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詔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

家歲餘冀意少悟乃出補從事中郎

郭太 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桓帝時舉有道不仕靈帝初卒年四十二太本名泰范蔚宗避父諱改為太

生芻金玉寫知音。為謝南州寄喻深。曠野瞻烏傷殄瘁
終宵觀象決升沈伯喈碑渤游仙跡元禮舟聯濟世心
尤愛獎人成善誘。千秋淵鑑重儒林。

生芻 太有母喪徐穉以生芻一束置太廬前而去太日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吾不堪此喻耳

瞻烏 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慟哭於野歎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觀象 先是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日吾夜觀乾象晝察

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碑渺

太卒於家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舟聯

先是太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獎人

其獎拔人士皆如所鑒故史論以爲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茅容 字季偉陳留人隱居不仕

供母焉能缺隻雞草蔬客飯採春畦野隨等輩無夷踞

坐對高賢有品題同志途中忘甑墮奇材田畔但鋤攜

長扃土室傳袁氏應許梧桐鳳共棲

供母

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甑墮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士室

袁閎見時方險亂而累世貴盛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門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之避難皆得全免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桓帝時歷官太尉竇太后臨朝進太傅錄尚書事封高陽侯辭不受後與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被害年七十餘

掃除天下丈夫行一室安能事客迎畢竟誅閹因后父
可憐閹難率諸生膺滂請宥書連上瓆瑨遭誣論獨爭
況禮青州高潔士座中懸榻不呼名

一室

蕃年十五閒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平及後蕃與后父竇武謀誅宦官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

諸生

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王甫等執送黃門北寺獄卽日害之

膺滂

初河南守李膺以怍旨抵罪范滂亦繫獄蕃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蕃乃獨上疏論救帝不納瓆

瓆瑨

瑁皆死　懸榻先是蕃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竇　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桓帝時以后父封槐里侯歷拜城門校尉靈帝立進大將軍因討宦官不克被害

異材天產有蛇同。槐里清聲賂不通。元舅朝端忠捧日。羣英海內望承風。黃龍瑞降賢才困。朱雀兵屯宦豎雄。成敗事機爭一間。未聞先以令切豫建奇功。

蛇同　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

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清聲

始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食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

承風

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明堂密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智力

黃龍

先是永康元年武嘗上疏申救李膺等曰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

允豫

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事久不決兵既發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張奐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武戰敗自殺

趙典

字仲經蜀郡成都人桓帝時四府表薦徵拜議郎歷官大鴻臚長樂少府衛尉卒諡曰獻

鐵肝應恥龔封榮正對無阿樹直聲不使鴻池興大役

肯教虎谷漏殘生黃胡特舉聞風慕王竇同謀貫日誠

殉國非徒身幹蠱。奔喪棄國亦忠貞。

龔封 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父卒後始龔封 **正對** 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 **鴻池** 初以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虎谷** 典後爲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按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謀誅十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黃胡** 又按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始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 **棄國**

桓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禍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夏馥

字子治陳留圉人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黨禁未解而卒

書○生○不○仕○聲○名○累世外滄桑一黨人兩字錮○身○三○歲○匿○半生○逃○禍○萬○家○屯○孽由已作休汚善形與羣離勿妄因山隱林慮平聲甘毀瘁截鬚車馬枉轔轔

書生 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 兩

字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見李膺傳三歲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已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載縑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湟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遠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

賈彪

字偉節潁川定陵人桓帝時嘗爲新息長以黨禁錮卒於家

黨寬刑網枉天摯不納逃人論更精民望並時魁太學卿材齊譽出書生威令育子蕃新息才等難兄噪舊京賈父至今遺愛在。縉紳猶自盼西行。

刑網桓帝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逃人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以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民望黨錮傳論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鄉材少游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育子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辠數年間養子者盈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難兄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靈帝時累徵不仕卒年七十四

鉤黨清流早見幾冥鴻天外自還飛逃名迹共傭人伍

避世身從太學歸
屋架兩椽梁碭樹
巖棲一撮首陽薇
潁川迎詔徵三子
爭似申屠老布衣

鉤黨 蟠志在避世遂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范滂等俱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太學 蟠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

首陽 始何進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昔人之隱放聲滅迹巢棲茹薇令先生處平壞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三子 董卓擅朝復與潁川荀爽及韓融陳紀等並博士徵不至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靈帝時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洨長告歸後卒於家

倉。沮。肇。造。靄。祥。雲。史。籀。中。興。復。奏。勲。解。字。篇。同。精。訓。詁。
說。經。義。異。息。紛。紜。四羊誤冠殘章訂三家訛沿僞體分
豈獨無雙時擅譽千秋小學祖遺文。

倉沮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

解字

愼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於世

說經

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世寶愛之

四羊

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攷古經而習俗售眞迷誤魁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古者石舊之章一不足於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令且粥號雙弓竟成典故荼爲一木莫識由來本說文通訓序

無雙

性湻篤少博通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李　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先拜司隸校尉遭黨事免靈帝初復爲長樂少府下詔獄死年六十

炎靈劍璽屬童昏清議能將漢祚存黨論五經開虎觀

名流一代出龍門同車賓盼神仙遠破柱威加宦寺尊

後進通家惟北海棱棱峻節比霜琨

童昏 黨錮傳序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 **黨論**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龍門**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同車** 李郭同舟而濟袁宏漢紀作同車而

載謝承漢後書亦然

破柱 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赴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通家 孔融年十歲詣膺門者不肯通融自稱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已與膺累世通家膺乃見之

霜琨 與琨王秋霜比質本孔融傳論

服虔 字子愼河南滎陽人舉孝廉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左氏注同推賈服。已開元凱素臣功。獲麟先剖經攸止

歎鳳能明道未窮。解駁何休多辨正。義兼許淑擅淹通

雅才崛起躬清苦。九憤猶餘意氣雄

賈服 後漢賈逵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訓詁虔作左氏傳解行之

至今

何休 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虔又以春秋左傳駁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

許淑 晉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按許惠卿名淑魏郡人潁子嚴名容陳郡人

雅才 虔有雅才善著文論

清苦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

九憤 虔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杜密 字周甫潁川陽城人初官北海相桓帝時歷官太僕免歸復徵為太僕坐黨被收自殺年六十餘

前後同稱三李杜陽城厲俗志翹然丹心座上惠王昱

青眼塵中識鄭元黨錮英名先怒虎休揚令聞罪寒蟬

逃刑避難非臣節卓行今猶並潁川

李杜 黨事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亦稱李杜焉前為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所歸

厲俗 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

王昱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鄭元 先是遷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康成為鄉佐知其異器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怒虎 賈彪少持正議卓舉不羣亦以黨禁錮卒於家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最怒

臣節 張儉事起捕鉤黨鄉人謂李膺曰可去矣膺曰事不辭難

辜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潁川 密與膺同爲潁川人

范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初舉孝廉爲清詔使遷光祿勳主事棄官去後爲太守功曹靈帝初以黨禍死年三十三

登車攬轡矢澄清。萬衆喁喁望此行。世運下頹尤直道。人生上壽是高名。采薇從葬魂無忝。汗竹書忠母亦榮。善惡難爲休氣憤。古今公論自分明。

登車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直道 滂在職嚴整疾惡

無忝 滂爲宦官所陷下廷尉獄三木囊頭暴於階下謂王甫曰身死之日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公論後滂再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桓帝時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以壽終

忽覩明珠與鳳凰光輝耀目羽儀翔徵君遂結神仙侶
少府同尊師友行辭氣雲霽談奮袖平生風義拜連牀
縱教朋黨終身錮巖壑逍遙樂自長

明珠　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

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因以介於李膺由是奮袖知名膺時爲少府

少府人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融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連牀覽詩註會有黨事融亦遭禁錮

朋黨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靈帝時由南陽守徵爲太常未行會病卒年四十八

庭有魚懸等鮮封忠臣苗裔孰齊蹤緼袍示使羞公位。羸服聽謠絕寇烽官石二千難麥飽賻緡百萬卻錢供。脂膏身處名清潔賢令姑臧亦罕逢。

魚懸續守南陽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

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忠臣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
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
尉父儒桓帝時太常續縕袍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
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所往輒迎致禮敬厚
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羸服先是江夏兵趙慈反殺
帝不悅故不登公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
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
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
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乃發兵與荊州王敏共麥飽
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在南陽其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
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
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錢供續病篤遺言薄斂不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受贈遺舊典二千石
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脂膏范
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史

與續同傳者前有孔奮字君魚孔子裔孫爲姑臧長力行淸潔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劉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桓帝時由太守歷官司空策免復爲宗正靈帝即位又爲司空遷司徒免歸以老病卒

皤。然。髮。皓。復。眉。厖。叟。老。錢。齎。肯。選。雙。雲。臥。若。耶。安。澗。谷。風。行。太。末。洽。家。邦。民懷吏愛齊中績叟唱兒歌越下腔。前有伯魚淸德在兩人遺澤匯之江。

眉厖 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

錢選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齊績 先是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章懷註曰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郡也

伯魚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以廉績著

清德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

張奐 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時爲議郎歷遷度遼將軍徵拜大司農後遭禁錮卒於家

年七十八

虎旅揚威出帝閽。五營圍急陣雲昏。見欺豎子波傾海。

安戮忠臣火燎原。使馬如羊名夙著。以鳴爲鳳識何存。

傳家尙幸持高操。草聖千秋藝苑尊。

五營

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洩中常侍曹節先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令奐率五營將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拜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

馬羊

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入寇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害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鴟鳳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見賈誼弔屈原文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見揚雄解嘲

草聖

長子芝字伯英少持高操與弟昶並善草書至今並傳之章仲將以芝為草聖

劉陶

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桓帝時游太學後舉孝廉除順陽長靈帝時拜侍御史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改京兆尹為宦官所誣下獄死

前際權臣後宦官四方鼎沸瓦全難奈何忠舌傷讒口

竟致四衣逮法冠纚纚萬言驚建白錚錚八事瀝愚丹

天濵莫謂奇材少中壘葵忱等量觀

權臣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饑荒災異數見陶在太學上疏極言其弊并薦朱穆李膺書奏不省**宦官**末復陳八事於靈帝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鼎沸**此猶養魚鼎沸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本蔬中語**忠舌**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闇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古令一揆成敗同勢亦疏中語**法冠**靈帝最後徵爲諫議大夫陶愈言不已宦官見事急讒陶與賊通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遂閉氣死**萬言**陶前後四疏皆詳盡激切**愚丹**梁江淹爲蕭驃騎讓封第二表云寫瀝愚丹已續前表猥降明詔未垂鏡恕**天濵**陶爲濟北貞王勃之後同宗劉

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靈帝宿聞其名且重其才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時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何休 字邵公任城樊人靈帝時累拜議郎諫議大夫卒年五十四

莫謂公羊賣餅家膏肓廢疾善攻瑕侍中師法經無墜
太傅賓延禮有加壘守藩籬城乃固書徵帷幄國之華
黜周王魯鯫生訴學重專門意尙嘉

賣餅 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魏略云嚴漢善於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而尤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

膏肓 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侍中 李育官侍中嘗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爲通儒太傅初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墨守章懷註曰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帷幄黨禁解輩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靈帝時歷慎令貝邱長皆辭病去後辟公府稍遷議郎爲宦官所害

中官煽燄擾塵寰陳竇朋來志殛姦奈有揚戈張奐誤

不容賣餅趙岐還迎車解綬高情摯載筆銘碑未還艱

可歎羣英歸一網春陵撒手舊江山

陳竇爲議郎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張奐奐被曹節等矯制使

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故史論以爲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

趙岐

中常侍左悺盡收岐家屬宗親殺之岐逃難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解綬

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遇害

銘碑

被害後刺史賈琮刊石立碑以記之

羣英

蕭初察孝廉志行清高兩除令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去後與郭林宗同列八顧中

呂強

字漢盛成阜人靈帝時官中常侍封都鄉侯不受以救黨人爲趙忠所陷自殺

漢家誤國坐權閹分虎苴茅勢赫炎誰助清流扶氣節

更陳正議向堂廉奉。公。面。讓。封。侯。賞。搆。禍。身。羅。讀。傳。嫌。

曠世軼材猶解救司徒何苦肆威嚴

苴茅 范史宦者傳論曰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清流 時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

正議 強嘗上疏言宦官封侯及後宮綵女過盛數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封侯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讀傳 中常侍趙忠等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軼材 蔡邕有曠世軼材以忤宦官當棄市中常侍呂強請之詔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後爲董卓所逼仕於朝司徒王允既殺卓收邕下獄瘐死

橋元 字公祖梁國睢陽人桓帝時歷官漢陽太守度遼將軍靈帝初入爲河南尹累官司徒尚書令遷太尉以疾罷卒年七十五

預。識。權。奇。命。世。才。有。才。無。德。漢。綱。頹。逮升堂室稱雄驁

能靖濉漳殄亂魁斗酒隻雞官渡去高車駟馬墓門來

緣何久慕美岐操不築黃金禮士臺

命世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

堂室 操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文曰操自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濉漳 操屢立戰功肅清近幾

隻雞 操又曰承從容約誓之言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能為此辭哉

官渡 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經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元進軍官渡

墓門 操又曰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美岐 元嘗為漢陽太守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元召以為吏稱疾不就元怒勑督郵尹

盜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盜固爭不能得遽
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

東漢九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東漢 九

襄楷 字公矩平原隰陰人桓帝時以布衣上書靈帝時舉方正不就復以博士徵不赴卒於家

西來老子作浮屠三宿間緣樹下無況異龍蛇兼石隕
又驚竹柏受霜枯黃門亂法姦當罪丹陛輸忠數强扶
豈特神仙能免禍徵同荀鄭緬鴻儒

浮屠

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楷自家詣闕上疏，略曰：比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淸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一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龍蛇

楷疏又云：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邱。王莽末，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

竹柏

楷疏

又云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喧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秋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

亂法

楷疏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楷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罪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

輸忠

范史論曰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荀鄭

其後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元俱以博士徵

鍾　皓

字季明潁川長社人靈帝時嘗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自劾去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並不就年六十九卒於家

季明至德邁韓韶。刑法專家行獨超。仕讓二兒魚縱壑。辟辭四府鳳翔霄。春晨詩律風中坐。秋夜琴弦露下調。亂世盡言徵國佐。何須人過苦爲招。

至德　李膺嘗曰荀君淸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韓韶　韶字仲黃乃潁川舞陽人范史與皓同傳

刑法　鍾爲潁川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

二兒　公府連辟爲二兒未仕避隱密山

詩律　皓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琴弦　皓知音律善鼓琴

人過　皓兒子瑾其毋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高　彪　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靈帝時由郎中遷內黃令後卒官

一令賢聲動九重帝教東觀繪儀容時名軒輊先皇象
大隱逍遙契子龍德沛縣民留政績才魁國學斂詞鋒
養痾傲士何須顧知己無忘得蔡邕

東觀　後遷內黃令靈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時名　先是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

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後人為之語日蔡邕張昶皇象韋誕度德比義崔張之亞也

子龍

彪在內黃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

縣民

彪為內黃令到官有德政

國學

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

傲士

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日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閑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兒武以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慚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王符

字節信安定臨涇人桓靈間隱居不仕

問鴈呼卿笑鴈門忽來逢掖語聲喧名賢節為書生屈

太守官輸處士尊戶外倒餘王粲屣座中傾勝孔融樽

潛夫一論堪千古鴻筆傳家重立言

問鴈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規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干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潛夫

符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陳寔

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太邱長靈帝中卒年八十四時人諡爲文範先生

殺人不怨投機誤用吏甘分秉軸徵名士弔喪寬雨隨

神君判訟聽風宣三公迎綍懸京洛四長聯鑣冠潁川

郭有道同無愧否碑刊文範頌聲傳

殺人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收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寔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用吏**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對衆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仍自引愆聞者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弔喪**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兩隨見宦者傳**判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甯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三**

公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四長 寔嘗爲太卭長與潁川人當塗長苗淑林慮長鍾皓嬴長韓韶並稱潁川四長皆以名德著聞 碑刊 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蔡邕爲作碑文

矯慎 字仲彥扶風茂陵人桓靈間隱居不仕

奚事囊書九卷青學探黃老自通靈忘身世有神仙趣
全性情惟道德經同郡風高齊馬牧層霄雲遠縱鴻冥
騎龍弄鳳原來幻萬古貧山德共馨

黃老 慎少學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 通靈 慎竟不肯娶後年七十餘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

見愼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馬牧 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留爲事所居俗化百姓以美之號馬牧先生

箕山 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日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桓帝時歷官中郎將尚書遷宏農太守轉度遼將軍護羌校尉封壽成亭侯不受靈帝時以疾召還未至卒年七十一

乞討西羌恨未除。馬賢軍敗失儲胥。中郎持節安邊策。太學鳴冤伏闕書。才愛胡芳難避第。將求張奐欲懸車。尚餘一事稱人傑。附黨轟轟壯論攄。

馬賢 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

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

持節

規上疏求乞自效帝不能用其後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嗚寃

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常侍徐璜左悁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胡芳

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憲禁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耶

張奐

後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朝廷從之以奐代

爲度遼將軍**附黨**時大誅黨人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賢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靈帝時公府十辟皆不就

揚揚鬚美更眉豪解擯篇成禍疊遭計受袁逢偏倨揖
卧酣羊陟遽哀號芳蘭質化嗟芻草窮鳥恩銜吮彩毫
相士莫云終郡吏能辭十辟固清高

解擯 壹體貌魁梧身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

袁逢 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

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遂令左右往讓之日以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日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

羊陟

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臥未起壹遂入上堂遂前臨之日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大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如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遂與袁逢共稱薦壹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芳蘭

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本壹所自作詩語

窮鳥

壹嘗作窮鳥賦以謝友人援救之恩

十辟

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劉寬

字文饒宏農華陰人靈帝時為東海相徵拜尚書累官太尉遷光祿勳封逯鄉侯卒年六十六謚昭烈

東海相纔加艾綬南陽守但示蒲鞭一牛路任行人誤
五馬鄉思長者賢不覺翻羹來倉猝何妨市酒故遷延
褊心常惹風詩刺始信名卿德量全

蒲鞭

寬出爲東海相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一牛

先是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頭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翻羹

夫人欲試寬令恚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市酒

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

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趙苞 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靈帝時舉孝廉再遷廣陵令遼西太守封鄃侯以母爲賊所害歐血而死

原來忠孝竝全難。不顧私恩爲服官。既識柳城多冒險。應留梓里勸加餐。太眞豈乏牽裾戀。陵母還同伏劍看。猶幸悔深身自殉。傳編獨行史書刊

忠孝 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 私恩 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嵩死無以塞辠毋遙謂日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韋裾**用溫嶠事**伏劍**母又日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身殉**苞郎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帝遣使封侯弔慰苞葬母訖謂鄉人日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卒**獨行**苞入范史獨行傳

楊賜字伯獻秉子靈帝時官侍中遷少府光祿勳進司空免復拜司徒免復拜光祿大夫進司徒以病罷復拜太常進太尉封臨晉侯拜尚書令轉廷尉辭復爲司空卒追位特進謚文烈

何。爲。御。座。覿。青。蛇。又。見。虹。蜺。氣。釀。邪。魚服期門憂墮事

禽荒築苑戒窮奢黃巾廟勝思除蔓。金錯廷須屢降麻。

華嶽靈鍾賅九德奚嫌枉國遞傳家

青蛇

靈帝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極言女謁讒夫之弊咎徵則六極至

虹蜺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禍福所在書奏甚忤曹節等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期門

帝好出游賜疏言又閒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樂游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

築苑

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謙日壞沃衍廢田囿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日文王之圓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除蔓

黃巾帥張角執左道誰耀百姓天下縱負歸之時賜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日張角等遣赦不悔益以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吏驅擾迹成其患且欲切勑刺

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去位
事留中後帝閱錄故事得賜所奏感悟封臨晉侯
其拜太常時詔賜御府衣一襲自及蘢策
金錯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華嶽日賜華
嶽所鍾九德咸備三葉宰相輔仍世柱國
國以忠七任卿校五登袞職柱國本史贊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靈帝時為零陵太守
被誣得自拜議郎三遷渤海太守以事免
徵拜尚書僕射
以病歸卒於家

石灰雲湧出囊中奔馬車騰布火紅迅逐豕弧殲首盜
震連鉦鼓奏膚功凱歌原可同時雨懋賞何嘗趁景風
猶幸血章終達闕三遷渤海政聲隆

石灰

出守零陵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景風

范史論曰璇等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

血章

荊州刺史趙愷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愷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愷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愷反受誣人之罪

勃海

由議郎三遷為勃海太守所在有異政

賈琮

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進交阯刺史徵拜議郎轉冀州

刺史進度遼將軍卒官

明。璣。翠。羽。卻。瑰。奇。交。阯。多。珍。棄。若。遺。脫。劍。已。看。馳。露。布。

褰。帷。何。意。覿。風。儀。帶牛佩犢同消化稅駕停驂待設施

印綬解來皆竦震。問誰舉足不曾移。

明璣

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無清行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

露布

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卽移書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

襃帷出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其諸臧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印綬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荀爽

字慈明潁川潁陰人淑子桓帝末舉至孝拜郎中對策極言即棄官去二十餘年獻帝初董卓逼徵之就拜平原相進光祿勳爲司空卒年六十三

書致龍門智善藏遷都厄又解楊黃謀先王允圖梟獍佐引何容懾虎狼黃髮能承荀子略赤心幾振漢皇綱莫嫌晚節輕濡足度守柔謙德自剛

龍門

李膺獨持風裁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投以遠害願恰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楊黃 爽邇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章懷註日楊彪黃琬也

王允 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僅九十五日從遷都長安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容等爲内謀會病卒

黃髮 備禮召申屠蟠鄭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本范史論

荀子 爽爲荀卿十二世孫按荀子有大略篇

濡足 永歎時藉實思濡足本虞世南所作廟堂碑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頓人靈帝時辟車騎將軍掾遷太山太守獻帝時拜軍謀校尉後卒於鄴

黃金照社日光臨官學才名六世尊一去幸逋曹氏網

四科難進鄭公門西陲畫策羌情熟北闕呈書漢典存

紀綴狀人留像贊名家著述有淵源

黃金 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劭六世通顯

一去 獻帝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琊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四科 劭歸於紹時鄭康成在坐劭因自贊日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羌情 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皇甫嵩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鄰靖韓卓皆議募鮮卑劭時爲掾言不如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漢典 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奏之獻帝稱善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狀人 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

狀人紀後世服其洽聞

王烈　字彥方太原人靈帝時黃巾賊起避難遼東曹操徵之不至獻帝末年卒年七十八

盜牛不使彥方知匹布偏能使化之守劍人終還父老

登舟德亦奉邊陲廬前理訟聞塗返海外逃官託賈辭

七十八年高義行仲弓師範豈差池

盜牛 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守劍** 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之問其姓名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登舟** 後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遵奉之 **理訟** 始烈居鄉諸有爭訟曲直將訴之於烈或

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

託賈 烈在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

義行 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百姓哀慕

仲弓 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官議郎以言事髡鉗徙朔方赦還亡命董卓強辟之歷官祭酒侍中拜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卓誅爲王允所繫死於獄年六十一

勾吳爨下識枯桐焦尾琴悲晚遇同一瞬臺官三徙赫

六經碑字八分工諫章忠悃齊楊賜史傳才名並馬融

羞李門楣金璧贖胡笳哀怨寫秋風

焦尾 邕爲宦官所害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善聲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三徙 董卓

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六經

初邕爲議郎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諫章

初妖異數見人相驚擾靈帝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就問邕與賜皆切直無諱愈觸宦官之怒咸側目思報

史傳

范史馬融與邕同傳

金璧

女文姬博學高才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曹操素與邕善惆其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陳留董祀姬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又於入關時作胡笳十八拍

張儉

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初舉茂才以黨禍亡命獻帝中官衛尉卒年八十四

一掌江河欲獨堙不知自量苦危身毛欽弗執猶君子
李篤私容更幾人亡命星奔傷困迫破家日蹙禍宗親
歸來邑里傾財共幸活饑荒少救民

一掌 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多見其不知量也本范史論 **私容** 儉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府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亡命** 先是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覽等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傾財** 獻帝初百姓饑

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

皇甫嵩 字義眞安定朝那人規兄子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拜左車騎將軍封槐里侯改都鄉侯獻帝初徵為城門校尉拜太尉免復為光祿大夫病卒

天心尚靳驟除姦譏服重罹毀裂艱未奮熊羆伸紀律
徒傷狼狽縱兇頑一清蛾(魚綺反)賊功銘石再奠鴻基令
若山不伐殊勳原厚德惜無義旅肅朝班

譏服 陷藉彝倫毀裂譏服見董卓傳論 **熊羆** 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本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語 **狼狽** 見朱雋詩註 **蛾賊** 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 **銘石** 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

摧强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日之間神兵電掃
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兵雖湯
武之舉末有高將軍**鴻基**黃巾既平靈帝改元為中
者也亦閻忠說嵩語平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
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
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
乃嘗飯故史論曰時人說皇甫嵩不伐汝豫之
甚得衆情**厚德**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於盧植收
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故顏子重於稱不伐
善為先斯亦董卓濁亂朝政欲困之長史
行身之要與**朝班**梁衍勸嵩討卓嵩不從遂就徵有
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
之子堅壽叩頭流血僅免

朱儁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靈帝時為交阯刺史
右中郎將進封西鄉侯獻帝初拜右車騎
將軍更封錢塘侯官至大司
農為郭汜所留即日發病卒

黃妖衝發運韜鈐山谷彌漫衆寇殲奈逗姦謀由賈詡遂辭正議別陶謙蝟毛全掃奇功沒虎口輕投逆燄添義拾格天俱坐困崑岡玉石火炎炎

黃妖黃妖衝發雋乃奮鉞本范史贊**衆寇**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乃與皇甫嵩討穎川汝南陳國諸賊悉剿平之又擊破南陽黃巾趙宏賊帥韓忠復據宛又擊破之賊復以孫夏爲帥雋急攻圍追殲至西鄂精山賊遂解散振旅還京**姦謀**李傕用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召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遂辭謙議而就傕徵謙等遂罷**正議**先是雋將兵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虎口**史總論嵩雋曰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

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

崑岡 崑岡之火自茲而炎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見董卓傳論

傳燮 字南容靈州人靈帝時官漢陽太守討賊死謚壯節侯

賊鋒雖盛未爲憂。。。。。。請去中官謝六州。豈可一方言棄土。。。。。。不貪萬戶冀封侯。司徒宜斬如樊噲大將愁誅類杜郵仗義漢陽甘報國肯因胡騎返林邱

六州 初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上疏略曰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竪弄權忠

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蓋深耳

棄土

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極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否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遂得不棄

封侯

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憤然懼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

杜鄴

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有杜鄴之戮本疏中語

漢陽

出爲漢陽

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亦勸之歸不從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幹後官至扶風太守亦知名

陸　康字季甯吳郡吳人續孫靈帝時官高成令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免歸復拜議郎廬江太守卒年七十

十二金人兆滅秦西園何又鑄銅人蝝生本自煩苛致
鑾幟旋驚智略伸吏士緣城能得士叛臣徵甲拒稱臣
傳家有子聞懷橘忠孝遺徽奕世遵

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時爲樂安太守上疏諫曰魯宣稅畝蝝災自生哀公增賦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自蹈亡秦

之法哉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
陳解釋免　　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
歸田里　鑾熾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
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　　獻帝即位天下
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　徵甲大亂康蒙險遣
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
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
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
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
餘發病卒宗族百餘人遭難饑戹死者將半朝廷愍
其守節拜子　　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幼
儁為郎中　懷橘年會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蓋勳

字元固燉煌廣至人靈帝時官京
兆尹遷越騎校尉卒年五十一

一敬正和同伯樂直能報怨怨應銷禍○延○郡○吏○砭○梁○鵲○

經誨邊氓笑宋梟此木願尸驚反虜如山拔法憚當朝

罵將小醜疽終發遺恨何人賦大招

伯樂 用戰國鄭無正救尹鐸事伯樂無正字

梁鵠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肆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宋梟 涼州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弒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

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願尸時叛羌圍護羌校尉
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夏育勳與州郡合兵
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
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
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
乃以兵捍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
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
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嘗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
還漢陽按法常侍恃勢貪放勳按得其賊千餘萬
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小醜董卓廢少帝
並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弒何太后勳
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
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懼哉卓得書意
甚憚疽發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
之於卓不得意疽發背死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靈帝時歷官河南尹獻
帝即位累遷司徒封溫侯董卓既誅為李

傕郭汜所害
年五十六

千里王生王佐器林宗一見詫奇才士孫瑞引權謀濟
蔡伯喈誅部曲猜幼主雖安身已殞司徒不去志誰哀
棋跡半着成殘局爭得重扶漢鼎來

千里　同鄉郭林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權謀　允欲誅董卓與士孫瑞楊瓚因連雨六十餘日登臺請霽復結前謀

部曲　允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賈詡煽之遂合謀爲亂

不去　傕汜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

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盧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靈帝時歷官尚書後忤董卓罷歸

排戈追駕大河濱。鑾轝雷霆豈顧身。南郡風流超絳帳。北軍雲湧破黃巾。不圖常侍讒名將。猶賴中郎脫故人。爲士楷模國楨幹。儒宗遺範勒青珉。

追駕　范史論曰鑾轝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先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南郡　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名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

敬之

北軍

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常侍

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中郎

其後植止何進勿召董卓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往請植事議郎彭伯亦諫卓乃止植遂從間道歸卓使人追之不及乃免

楨幹

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詭致漸醊以彰厥德

陳紀

字元方寔子獻帝初由平原相歷官大鴻臚卒於官年七十一

成羣羔鴈使聯車。望重三君蔚德華。門內廱和情棣鄂。頡濱翹秀質蘭芽。賢材至此逃時命。進退何人為國家。文舉才高欽孝行。登堂交誼薄雲霞。

三君　其後紀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紀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

門內　紀兄弟孝養闈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

頡濱　慶基既啟有蔚頡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本范史贊

時命　董卓入洛陽乃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紀謂將有累卵之危極言不可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章懷註曰嚴讀曰裝也

孝行　先是紀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

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

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交誼

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

劉　翊

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獻帝初拜議郎遷陳留太守於道餓死

晝伏宵行達二崤忠勤詔獎拜蝸坳衣窮易馬逢屯難

糧絶烹牛筮蹇爻志士何期隕溝壑高人終未遂衡茅

節今道遠冰寒日贈客車誰一旦拋

忠勤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蠭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

糧絶

翊初赴陳留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

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高人

初翊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以翊擇時而仕甚敬任之舉翊為孝廉不就

冰寒

先是翊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